

阳光正好

娟子

—

深夜，寂寥。

肖大亮撅着屁股，弯着腰，双手压着沙抹子，借着走廊的灯光，一点点拍打水泥素灰的亮面，现在流行水泥自流平。

轰隆隆的声响仿佛天崩地裂，地面开始晃动，夹杂着惊呼声、尖叫声和走廊内灯光交错闪烁的晃动……

窗户上的玻璃，窗台上花盆都倒下来，棚顶的灯也掉下来了。

几分钟后，整个大楼死一般沉寂下来。

也不过就是几分钟。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地面开始摇晃的时候，肖大亮还没反应过来，直到有人喊了一嗓子“地震了”快跑呀！他才猛然惊醒，扔掉手中工具拔腿朝楼下门口跑。

刚跑到二楼走廊附近，轰隆一下子前面半米远的地方房梁掉了下来，很多沙石跟着掉下来。差一点把肖大亮埋在里面。房梁阻断了出口，眼下，他出不去了。

最后一丝光亮断掉，肖大亮瞬间进入到黑暗中，他贴着冰冷地面趴着，惊魂未定。他感觉浑身哪都疼，又不能确定具体哪个位置出了意外。刚才跑的时候，很多东西砸在他身上。

他试着动了一下，胳膊能动，右脚剧痛，后腰、屁股很疼。疼痛让他清醒，他知道他干活在二层楼，这个在建的楼房一共二十八层，也就是说，他现在身处二十六层楼的下面。

意识到这一点，肖大亮的心顿时拔凉拔凉的，方才那点捡了一条命的庆幸感顷刻荡然无存。他虽然没亲历过这种事儿，但在电视上看到过，几年前他看过关于地震的报道，汶川地震里头埋了那么多人，埋了八九天，当时没砸死的，后来也渴死饿死了一半……

就算现在救援条件好了，可谁能保证他能得救？何况他上面还有二十六层楼。

肖大亮心里吓得要死，趴在走廊地面上起不来了。

肖大亮现在觉得他快要死了。眼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刚才逃命时肖大亮只恨自己没有从二楼窗户跳出去，现在细一想，多亏没跳，如果刚才跳出去，楼倒了，还是砸死自己。还不如这样呢，多少还有点希望。他凭还算顺畅的呼吸隐约能判断，这块儿空间还算宽敞，至少一时半会儿地憋不死他。

肖大亮的趴在地上，各种思绪纷至踏来，他现在特别后悔，他今晚就不应该加班，他本来是来跟老板要工钱的，老板说今晚有两个请假的，怕耽误工期，求他加一个班，答应多给他一百元，天亮下班就把这个月工钱都给他，就因为老板几句好话和自己的一时心软，就把这么巨大的伤痛和隐患都塞给了自己，上哪说理去！命运呀……几分钟就能让你倒下，分分钟收了你去，就他妈的这么脆弱！

现在他的四周都是钢筋水泥，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一会有余震，它们会制造无数的痛苦，一瞬间，就会要了他的命，想到这，泪水溶出他的眼眶，顿觉自己生命的凄凉和渺小。

伴着黑暗，他想起很多事，甚至想起来前几天，他跟妻子秀丽撒谎说再也不要钱，为了自证清白，他赌咒发誓说要是再去耍钱，就在工地上干活被石头砸死！

想不到老天爷听到了他的誓言，给了他一个实现的机会，看来老天爷不可欺呀……

他稍微一动就是一头冷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舒服的地方，简直就像套了一个巨大的刑具。身上砸伤的地方，走马灯似的依次疼来疼去，挥之不去，这让他忍不住哼哼起来，并且很大声，像给自己作伴一样，哼着哼着他大声哭了起来……

哭了一阵后，肖大亮恢复了一点活力，他认命坐起来，用手试着向后摸，边摸边后退，直到碰到一个坚实的墙，他靠着墙坐了下来。

肖大亮固执的认为，坐着比趴着安全一些，坐着好像离站起来更进一步，屁股底下什么东西咯一下，他拿过来用手一摸，是他的手机，他心中暗喜：太好了，他可以打电话求救。他用手指解锁屏保密码，只剩下一隔电的山寨机一点信号都没有，他试着拨打110，119都没有回音，他打了妻子秀丽电话，没有回音，他打他妈妈电话，没有回音，他看见短信里有一条未读提示：打开，是他下午给母亲发的短信：妈，我出事了，先打两万块钱过来，马哥是我哥们，他的卡号是……

当时情况危急，马哥更愿意叫他秃头，带着两个弟兄，把他堵在家门口，刀逼在他脖子上，告诉他今天必须把欠他们的赌债给还了。

他妈的，当初他有钱时候，喝酒，找小姐，称兄道弟，现在却把刀按在他脖子上，他被逼的没办法，才给他妈妈发短信。

等一会儿，他妈妈没回，他就和秃头商量，让他去找老板要钱，明天一早肯定把两万元还上。

秃头见状，威胁一番后，给他两个耳光，放他走。

母亲在他干活的时候回信了：骗子！我x你祖宗！

肖大亮注视着这条短信好几秒钟，忽然笑了，笑着笑着就抹起了眼泪。

借着手机屏幕微弱的光亮，肖大亮盘点起自己所有的财产，他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五颗烟加一个没有多少气的打火机；八块五的零钱，外面衣兜里掏出四个包子，是他来时候买的，一直没吃，还不凉。内衣兜里有一张纸，他拿出来，展开，是昨天早晨起来，妻子秀丽写给他的条子，只有一句话：肖大亮，咱俩离婚吧！

离婚，等着吧，给老子带完了绿帽子想离婚，没那么便宜！肖大亮把纸条撕开，想想，又把字条叠好，亲了一下，放在自己贴身口袋里。

他用手摸了一把脸，肖大亮感觉有点渴，他上班时买的一瓶水，刚才干活就喝完了……肖大亮虽然没念多少书，也知道一个人不吃东西可以挺一个星期，如果不喝水的话，撑不了三天。他顿时想到了自己的结局，渴死，饿死，闷死，憋死……都有可能，都是一个死。

四周静下来，静，死一般沉寂。连空气都感到寂寞。

肖大亮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半夜十二点，他舔了舔嘴唇，顺着墙枕着右胳膊躺了下来。

寂静的子夜时分，灰尘开始在黑暗中起舞了，一粒粒灰尘像神秘的咒语，或者是细微的精灵在穿梭和交谈些什么……

黑暗中肖大亮睁大眼睛，现在对他来说，唯一有的就是时间，他想起了很多事儿，他父母对他的溺爱，他俩个“扶弟魔”姐姐的悲惨人生，甚至连小时候的事儿都想了起来。越想越伤心，肖大亮觉得自己这二十八年的生活简直要多差劲有多差劲，他就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渣男，连他自己都觉得愧对列祖列宗。他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

眼泪中有害怕，不舍，更多是悔恨，也有对未来的迷茫，他能活到被救那一刻吗？他不想死，他真的不想死！他用手抹了一下眼睛。他在黑暗中发誓，如果这次他不死，他一定重新做人。不要钱，不找小姐，不打老婆，努力挣钱，孝敬父母，对老婆秀丽好。

万念俱灰之际，以至于几分钟后视觉中突然闪过一道光亮时，肖大亮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

但千真万确，那道光亮在闪了几下后，停住了，就在肖大亮十几米远的地方。

那是手机的手电筒发出的光。

突然肖大亮意识到被地震埋在楼里的不止他一个时，心脏顿时一阵狂跳，他立马扶着墙。一个猛劲蹦了起来，扯着嗓子，带着哭声喊了一声，喂，你，你谁啊！

人绝望时的心理就这样吧，同样被掩埋在楼里的其他工人，其实跟肖大亮一样，命都悬着。可是有人陪着等死的感觉要好得多，至少不会绝望到那种程度。

肖大亮恨不能立马冲过去拥抱一下自己的患难弟兄。

可半天，那头竟没动静，灯光停在那里，人没回应。

肖大亮有点儿纳闷，大声喊道，你谁啊？我肖大亮。

回音四面八方，沉闷地在肖大亮耳朵边儿转了一圈。

那边儿却还是沉寂着，就剩一道光照出一个小扇形。

子夜时分，漆黑的地下，那个光亮像一个太阳，暖暖的，给人以力量。

两分钟后，肖大亮问到第三遍“你谁啊，咋不说话”时，那边还是没接话。

不过，肖大亮瞅见亮光朝着这边过来了，有脚步声在楼道里踢嗒踢嗒。那是一条腿硬拖着一条腿在挪步。

肖大亮舒口气，想着兴许对方也是被吓傻了，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便扶墙站起来，打开他的手机手电筒，一瘸一拐的也迎着亮光也朝前走了两步。

借着这两道亮光，肖大亮大致弄清楚了，他现在呆地方，是二楼最宽的走廊，这一段应该有几十米的空隙，在这一条路上是一个挨一个小商铺，他今晚就是给这些小商铺打水泥地面。走廊面积相对宽敞，一时半会的憋不死。

肖大亮也终于看清了来人，心里咯噔一下，真是冤家路窄——跟肖大亮一块儿埋在下面的不是别人，正是几天前跟肖大亮刚干过架的黑老三。

当时，俩人干的鼻青脸肿，就差白刀进红刀出你死我活了。

二

黑老三本姓王，叫王强，也不太老，两个姐姐，他排老三，三十出头，比肖大亮大五岁，长得也不错，就是黑，特别黑，工地上都叫他黑老三，跟肖大亮一个村子，打小就熟。

黑老三从十六岁就出来干活了，钱没少挣。还是个光棍。

黑老三打光棍的原因特别简单，他家里有个瘫痪的妈和一个脑子有时不怎么好使的爸，两个姐姐嫁到了山里日子过得也不咋样，黑老三一个人赚钱，填着这一大家子的窟窿。

工地上干活其实不少挣，可是黑老三家里那个烂摊子，是个女人都打怵。

就这么着黑老三被耽搁了下来。

肖大亮跟黑老三动手的原因也特别简单，黑老三把肖大亮的老婆秀丽给睡了。

肖大亮从小就喜欢秀丽，更喜欢看秀丽笑，秀丽的眼睛很温柔，像一口迷人的井。脸上有点红，很漂亮像苹果，肖大亮就爱吃苹果。大他一岁的秀丽不喜欢他，喜欢黑老三。黑老三也喜欢秀丽，可秀丽妈不同意。放出话，要想娶秀丽，拿十五万彩礼来。

那时肖大亮还是黑老三的铁哥们以及小跟班，高中毕业后，说死不想上学了，下了血本想让他考上大学光宗耀祖的母亲，气的想拿棍子打死他，他跑到黑老三那里，让他带着自己出去闯荡挣大钱。

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和黑老三在村口汇合。

秀丽和黑老三依偎站在秋风中，肖大亮远远望去，他感觉像一幅画，他忽然间想撕了这幅画。

黑老三见他来，接过他的行礼。转身就走。

秀丽哭了，肖大亮说。
不管她。

她哭出声了，肖大亮又说。
不管她。

我说老三，你怎么这么心硬啊。你没看见她哭了。肖大亮大声说。

秀丽大声哭起来，肖大亮现在明白这叫煽情。

你以为我想走呀，我抱着她就没钱，没钱给彩礼，她妈能干吗？她那个三十五大哥还等着她的彩礼娶媳妇呢。我还不是想跟她有个日子过！黑老三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在脚上，走的虎虎生风，六亲不认。

肖大亮本来不会写情书的，他那点墨水早就还给老师了，可黑老三一定要他写，原因是他是高中生，比他小学有文化，他从网上胡乱摘录，加上自己想说的话，到最后就能胡编乱造了，越写越顺！

大亮，你在信上说，我抱了她，亲了她，可我没抱过她，亲过她，你这样写啥意思？黑老三一脸认真表情看着肖大亮。

嘿嘿嘿肖大亮陪着笑脸，三哥，我，我以为你亲了她嘛。

我是想亲她，可她老是把牙咬得蛮紧，我没办法嘛。

你就不会用舌头顶呀。一点一点顶。

你亲过的？

没有，我在网上看到的。

肖大亮看见黑老三使劲咽了一口唾沫，像他家的骡子在回忆它第一次吃青草的味道。

第一月开工资，他们俩去了一趟城里，黑老三在那里给秀丽买一条红裙子，从邮局寄了回去。黑老三在里面夹了一封信，这次是他自己写的，只有一句话，俺的心，你明白。你的心，俺晓得。

如果不是因为秀丽妈……

看清楚是黑老三后，肖大亮不朝前走了，就地往墙上一靠，坐了下来。

黑老三也没理他，他瘸着一条腿，四下看了看，顺着墙，也坐了下来。关了手机手电筒。

肖大亮顿时又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可也见了鬼，虽然是一样的黑暗和死寂，但肖大亮屏住气，可以清晰听到不远处黑老三的呼吸。肖大亮心里头没那么恐惧了。

但足足有半个钟头，谁也没开口。后来肖大亮饿了，干了半夜体力活儿，又挨了这半天，他都听到肚子咕咕叫起来。

摸索着，肖大亮在兜里把包子拿出来，又摸着黑把塑料袋打开。

别说，包子还不算太凉，韭菜鸡蛋的，味道一定好，肖大亮咽了下口水，垫着塑料袋用手指头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心想，死也做个饱死鬼才好。

也就刚咽下一口，第二口还没咬呢，突然听黑老三闷闷一声，大亮，别吃了。

肖大亮吓一跳，下意识把包子紧紧抓在手里，第一个反应竟是黑老三会抢他的包子。

但黑老三没动弹，跟着又说了声，先别吃，再忍忍。

肖大亮忍不住回问，为啥啊？我的包子不让我吃。

黑老三冷笑，你有多少个包子？难不成够吃十天半个月的。

肖大亮心里一慌，听黑老三这口气，难不成得在这里待十天半个月？那还不一样死。

两天不吃饭饿不死的，等快饿死的时候再吃还来得及，如果不乐意听，你只管吃好了。

然后黑老三不说话了。

过儿一小会儿，肖大亮摸黑把剩下的三个半包子揣在怀里。老三在工地上干活时间长，是老工人，这种事儿，他知道听黑老三的准没错。

这个时候，活命最要紧。

跟着又好半天没了动静。肖大亮倒不觉得饿了，饿过了劲儿，但渴得要命，出事儿前灌下的那瓶水，两泡尿早就没了。

偏这时候，他清晰听到了黑老三喝水的声音，就一口，咕咚一下。

肖大亮终于忍不住渴开了口，老三，你，你那里还有水么？

黑老三没理他。

三，三哥，我快渴死了，你要有水，给我喝一口。

黑暗中，肖大亮配合地舔舔嘴唇。

黑老三还是没开口，但伸手把手机手电筒打开了，肖大亮借着光瞅见黑老三手里拿着一大水瓶。

很便宜的那种大塑料瓶，杯里还有少半瓶水。

肖大亮起身挪过去，朝黑老三伸了手。

黑老三瞅着肖大亮说：就一口。

肖大亮用力点头，就一口。

黑老三递给他，然后瞪眼瞅着。

肖大亮真特么想把那少半瓶水都干了，可是他没敢，只喝了一口，递给黑老三。

黑老三接过来，拧好瓶盖放在自己身边。大亮，你过我这边来，你那看着宽敞，不安全，我这是承重墙，上面是角铁，就是有余震也没事。说完往里面挪一点。

肖大亮挪过去，紧挨着黑老三半米左右的地方坐下了。

黑老三关闭了手机的手电筒，躺了下来，一会儿，就响起了呼噜声。

肖大亮又往黑老三那边挪了一点，紧挨着黑老三躺了下来，听着黑老三的呼噜声，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肖大亮是被疼痛惊醒，忍了几忍，终于感觉好了一点儿，他想稍稍侧身一下，发现不行，后腰疼的厉害，只好像蛇一样努力的扭，却又牵动了受伤的右脚，右脚传来要死要活的刺痛，看见黑老三时候，他激动了，一个猛劲站起来，右脚伤势现在更严重，肖大亮如同经历一场炼狱，不到一分钟功夫，活力就消失殆尽，听着耳畔传来黑老三呼噜声，肖大亮真心想骂街，但又不能，他只能对着黑暗中的残墙断臂钢筋水泥说：“哎---哟”。

躺在他身边的黑老三，听到动静就做坐起来，滑亮手机屏幕，看着他：大亮你怎么了？

没事，三哥，有点儿疼。

哪疼？

浑身上下都疼，特别是后腰和右脚，疼的厉害。

我看看，说完黑老三打开手机手电筒，就着手电筒的光亮，查看肖大亮的后腰和右脚。

后腰一大片青紫，肿的很高，他上手一碰，肖大亮就大叫。右脚的鞋都脱不来。

你忍着点，我把鞋给你脱下来，看看你的脚。一阵死去活来，伴随着电击般的痉挛，终于把肖大亮右脚的鞋脱下来了。

右脚血肉模糊的，肖大亮深呼吸，深呼吸，伴随着泪水深呼吸。

黑老三扯下自己的衣服袖子，把肖大亮的右脚包上。

几点了三哥，肖大亮听见自己的声音，很陌生。

早上五点了，黑老三看了一眼手机，外头快天亮了，

三哥，你说外边的人能管我们吗？

哼！不管正好，死了还能给家里挣几十万呢。

真不管啊！？

哼！瞧你怕死的怂样儿，能不管吗？外头的人指定比咱们还着急呢，恐怕现在很多部门都惊动了。

肖大亮长出了一口气，真好。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肖大亮跟黑老三聊了会儿天。没说秀丽，也没说前几天打架的事儿，就说了说上头会怎么救，底下该怎么待，反正黑老三让肖大亮做好打持久战和等死的准备。

然后……黑老三竟然睡着了，在各自又喝了两口水之后，肖大亮听到黑老三的呼噜声。

肖大亮睡了一会，又醒了，这一夜他不知道醒了多少次，后腰传来的疼痛，丝丝缕缕的那种疼，勉强可以接受，忍过去还能接着睡，有时是因为睡梦中他蹬了一下右脚，导致他整条右腿都被疼痛侵蚀，而且迅速蔓延到全身，他就会哼哼一下，哼哼完又后悔，毕竟旁边睡着黑老三，他知道黑老三的左腿被砸了，很严重，他从来不叫，他可不想在黑老三面前显露出半点儿不爷们劲儿来。黑老三曾经说过，白白净净的他就是一个“娘炮”。

肖大亮却死活睡不着。脑子过电影一样，开始过生活里的人，他爹妈，他两个“扶弟魔”式姐姐，他哥们儿，他牌友，他情人娜娜，还有……秀丽。

在秀丽这件事情上，肖大亮不觉得自己不地道，掏了最好哥们的底沟，当初黑老三攒了二年钱十多万，准备回去去秀丽家先提亲，定亲后，他在借点钱，就能把秀丽娶回家。

去提亲时候，秀丽妈涨了五万彩礼，说必须二十万才行。

黑老三当时就傻眼了，正好有给秀丽大哥介绍对象的，秀丽妈就放出话，谁出二十万彩礼，秀丽就嫁给谁。

黑老三急的满嘴燎泡，他找到肖大亮，想跟肖大亮借钱。

肖大亮心里却有自己的打算，肖大亮喜欢秀丽，心中暗暗发誓，非秀丽不娶，肖大亮爹妈都不乐意，嫌秀丽家的彩礼要的太高，可肖大亮绝食明志，三天躺在床上不吃饭，爹妈拧不过他，就把他两个姐姐嫁出去，连凑带借，总算凑够了彩礼数……

肖大亮才把秀丽娶了回来。

开头也有小半年好日子。两人你依我依的，蜜里调油的。

结婚后肖大亮为了还债，独自来到城里，继续在工地上干活。

无聊时也跟一块儿工友们打麻将玩个小钱，后来竟然上了瘾，偷摸地去那些家里开的小赌场……

赢钱了大家一起喝酒吃肉，去 KTV 唱歌潇洒，找小姐作陪。

输钱了，就找借口跟爸妈要钱，他妈妈就跟他两个姐姐要钱给他。

他身后总跟着一群狐朋狗友。大家一直称呼他为亮哥。

秀丽开头也哄过劝过，最后急了就骂肖大亮没有黑老三有出息。肖大亮听了就急了，黑老三和秀丽的感情是他心里的坎，他知道如果不是秀丽妈一哭二闹三上吊，秀丽怎么都不会答应嫁给他。他心里还有另一个永远过不去的坎，那就是新婚夜秀丽没见红，他觉得自己花五十多万娶得老婆是黑老三用过的，自己出的彩礼最高，娶得却是二手货。肖大亮动了手。

动手这种事儿，有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尤其喝点儿小酒，肖大亮根本管不住自己。

虽然每次动过手后他都会后悔，可下次，还照样……

在黑漆漆的地下，蓦地想起这些，肖大亮心里突然有些难受，也不知怎么，这个时候肖大亮也特别地想念秀丽。

想秀丽笑起来露出的小虎牙，想她做饭时认真的样子，想她在床上，软软的身子……

以前他爱吃苹果，现在他喜欢吃水蜜桃，鲜嫩多汁的水蜜桃。

然后想起几天前的晚上，黑老三从他家里出来的样子。

他父母听说他的事儿，就在工地附近给他租个房子，让秀丽过来看着他。

那天肖大亮上夜班，感冒了，上到一半实在难受，便请了假骑着摩托车回了家。

结果说巧不巧的，走到一半儿路的时候摩托车没电了，肖大亮只好摸黑往家里推，也就刚推到往他家去的路口，突然看到黑老三从他家里出来。

肖大亮家的路口有一个路灯，灯泡挺亮，肖大亮站在黑暗里看得一清二楚。

黑老三的衣服好像都没穿好，一边走一边伸袖子。

肖大亮血往上涌，当时就炸了，摩托车一扔朝着黑老三就冲了过去，还没等黑老三反应过来，一个电炮打在脸上，接着拳脚就上去了。要是当时肖大亮手里有把刀，那就把黑老三就地解决了。

然后俩人就在肖大亮家屋外头各自拼尽全力地打了一架。

三更半夜，小区里人早都歇下了，也不知俩人咋跟约好了似的，都扭成麻花，硬是都没吭声。

就在沉默中拼命……

几分钟后，肖大亮被黑老三打翻压在了腿底下——感冒影响了肖大亮的发挥，黑老三就好得多，他比肖大亮壮实有劲。

肖大亮更没想到，给他戴了绿帽子的黑老三竟还那么嚣张，把肖大亮死死压在腿底下还闷声要挟他，回去不许动秀丽一个手指头，以后不许在找小姐，否则老子打废你，你个娘炮！

肖大亮一边被压得感觉脊梁骨都快断了，一边又气得要爆炸，可人被压在底下，脸上啃了一嘴土，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黑老三给了他一个耳光说：我老三说到做到，你要再敢找小姐，打秀丽，老子不光打废你，还让秀丽跟你离了跟老子过，你信不！

说完黑老三腿一松，才把肖大亮放了。临走还不忘说秀丽就是让她妈坑了，嫁给你这种王八蛋。

肖大亮身子疼得要命，心里又上火，差点儿没把他租的房子给点了。

不打秀丽更不可能，他哪咽得下那口气，进了门随手摸了扫床的扫帚，用硬的那头，找着秀丽，拽着她的头发，就是一顿猛打。

秀丽没还手，也没吭声——自从半年前肖大亮喝了酒找小姐，被她带人堵在酒店里，回来找事开始动手，秀丽就不吭声了，更别说这一次。

秀丽当然知道肖大亮为啥发疯，刚才外头的动静旁人听不到，秀丽听得一清二楚。

打完秀丽已经后半夜，肖大亮整个人都塌了架，一头栽床上睡了。等到睡醒爬起来，秀丽已经走了，留了条子说肖大亮咱离婚吧。

肖大亮也没去找秀丽，知道她顶多回了娘家，他得赶快把身体养好去干活，还赌债。

前阵子肖大亮手气特好，半天就赢了一万，带着自己的小情人娜娜潇洒一大圈，娜娜看中一个包，要二万块，他想现在他点子正好，手气壮，就答应了娜娜。

他进秃头的赌场后，开始赢钱，后来点子背，不但赢的都秃噜回去，还特么输了一万多，利滚利变成两万，开赌场的秃头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肖大亮有点害怕，怕他去找他的父母要钱，他想先给秃头五千，然后再想办法管父母要一万五，给钱还上，所以昨晚他才来找老板要这个月的工资。让老板忽悠的加了个班。

打地面的破活太他妈的累了，撅着屁股，哈着腰，一干好几个小时，要不是差欠秃头的钱，他早就不干了。

至于黑老三，他算老几，这笔债他先记下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日后非找黑老三报仇不可，不用他打废自己，肖大亮先找人先把黑老三废了。

却不想老天耍人到这种地步，一场地震，把肖大亮和黑老三堵在了一块儿，就他俩。

一下子，肖大亮突然冒出个念头，如果在这里头把黑老三砸死了，人不知鬼不觉的。

黑老三特么的该死！

恶念突生，肖大亮知道离自己不远处，就有几块混凝土石头，随便过去摸到啥狠命砸……

肖大亮忍着剧痛，一个激进翻身坐了起来。

但没等他动呢，突然旁边正打鼾的黑老三咳了两声，肖大亮吓一跳，原地没动。听着黑老三好像爬了起来，滑亮手机屏幕，一瘸一拐越过他，走了几步，尿了泡尿。

说是一泡，听着也就几滴答。回来后，躺下，关闭手机屏幕，在黑暗中问道，你没睡会儿啊？

肖大亮心虚，撒谎道太冷了，睡不着。

黑老三呵呵一笑说：睡不着那咱们哥俩说说话吧，咱俩就说说秀丽。

肖大亮哑然。

四

我和秀丽那天晚上没做对不起你的事。黑老三闷闷的声音传来。

你胡说？我回家时看着你衣服都没穿好，从我家出来。

我再不是人，也知道朋友妻不可欺这个道理，我对秀丽从心窝子喜欢，用我这条命来爱。其实秀丽嫁给你，我心里开始难过，甚至恨你，但过后我一想，嫁给你总比嫁给别人强，至少你会善待她。

那天晚上，秀丽给我电话，我还纳闷呢？自从你们结婚后，我和秀丽就没联系过，今天是怎么了，我一接通，里面是秀丽哭喊声音……

我打车赶过去，透过你家半敞的门瞅进去，秃头手下那俩混混来家找你要账，你没在家，他俩就找秀丽还钱，还动手动脚调戏秀丽。我当时啥都没想就冲进去一通拳脚，把他俩打跑了。

当时秀丽已经被刁难哭了，边抹眼泪边谢我。我看到了秀丽抹眼泪时，袖子滑下去胳膊上露出来的两道伤疤——前两天肖大亮拿了鸡毛掸子抽的。

我承认，我当时把她搂在我怀里了，我也亲她了，把舌头伸进嘴里那种，肖大亮听见黑老三咽了口吐沫，他又想起他家以前养的骡子第一次吃青草的样子。我心疼死了，秀丽她是我心头这块肉呀，她漂亮人又好。可你这个狗东西竟然下得去手打她。你惹出来祸你跑了，让她面对两个流氓，有钱了，你找小姐，大把大把给小姐花钱，却连生活费都不给她，她当保姆挣点钱，你还抢走，肖大亮你哪里配得上秀丽，我也不瞒你，如果这回咱俩都活着出去，我就去出海挣钱把你给秀丽的彩礼钱都还给你，我娶她，秀丽心好，不会嫌弃我爹妈的。要是咱俩都死了，正好，秀丽可以改嫁，嫁给谁也比跟着你这个混蛋强……

至于你看到我边走边穿衣服，是有个混蛋拿酒瓶子砸我脑袋，我用胳膊一搪，酒瓶子碎了，我胳膊破了，秀丽给我上药包扎后，我怕她难过，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拿起衣服就走了。

说着，黑老三发狠似的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水。

肖大亮终于开了口，大声吼道：你他妈做梦！我绝不跟秀丽离婚，我 不！

最后俩字突然嘶哑了。他抓起水瓶子发狠似的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水。

绝不！依旧是嘶哑的声音。是肖大亮的心嘶哑了，黑老三的每句话都戳在肖大亮这半年因为走了歪路而日渐麻木的心脏上。戳得他疼痛难忍。他相信黑老三的话语，他们不一定活到被救那一刻，他没必要说谎。

肖大亮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秀丽是我媳妇儿，这辈子都是。

呵呵呵，黑老三冷笑，那也得你有命活着出去再说，睡觉吧，再唠下去跟自杀没两样儿了。

一翻身，黑老三又睡了。

现在肖大亮没再生出砸死黑老三的念头，现在的肖大亮就一个念头，撑到被救，活着出去，好好跟秀丽过日子。

再也不赌了，再也不动秀丽一个手指头了。

再也不了。像黑老三说的，这是老天惩罚他俩呢。

蜷缩成一团，肖大亮蓦地感觉到他的脸上有点儿湿。

他又哭了，从出事到现在，这是他第四回流眼泪了，把他这二十八年的眼泪都流净了。是因为害怕，不是怕死，是怕失去秀丽。

因为，想秀丽。

刚结婚那一年冬天，自己坐火车回家，秀丽凌晨去接站，空旷的车站广场上就她一个人，冻得上蹿下跳，列车晚点一小时，秀丽就冻了一个小时，竟然傻到没找个避风的地儿。见到他时就奔跑过来，给他一个寒冷而又僵硬的拥抱，现在想起来，那个拥抱其实特别特别的温暖，让他心里特踏实。

男人总是想要的太多，女人看着啥都想要，可她要的并不多，他一个月回家一次那点施舍的温柔，对于秀丽来讲，就是她的全部。

秀丽从最开始对他的爱恋情深到现在烟消云散，也就一年多时光。

此时，肖大亮已经领悟了爱的真谛，世间情爱有三种悲剧：其一，彼此相爱的人不能走到一起或最终分手；其二，彼此不相爱的人走到了一起，白头到老；其三，仅仅是一方爱上另一方，无论怎样选择都是错。黑老三和秀丽属于第一种，自己的父母属于第二种，而他和秀丽属于第三种。

客观地说，任何一对儿男女都会发生感情，只要给予一定的条件，比如说一座荒岛，就一男一女，没得选，谁还会在乎年龄、相貌、品味、脾气？不过二年就能造出人来，这算是生物的属性，或者说人的本能，这份情爱更简单，更直接，更相依为命。可为何世间男女都不服这个，必须要找寻那个年龄、相貌、品味、脾气对口的人出来，就算爱了又散，散了又爱，却仍然坚守自己那份不自觉的底线？答案只有一个：无论多少人说过“我爱你”，但是只有一个会让你期待和心动。

就像他和很多女人说过爱，做过爱，心里唯一位置，只有秀丽。

想着，想着肖大亮竟然也迷迷糊糊睡着了。

黑老三肚子有点不舒服，除了伤腿，他那只脱臼的肩膀也特别折磨他，虽然自己已经复位了，可是根本无法活动，稍微一碰就刮骨般的痛楚，热辣辣的，让他想使劲骂街。以前看电影李连杰和洋人对打，胳膊脱臼了他自己就能复位装好，装好以后继续对打。现在看来，简直是编剧在胡编乱造。医生说了，像李连杰那样或许可以实现自我关节复位，但是，肩关节的脱臼往往是因为巨大的外力造成的，会伴随着肌腱韧带组织的撕裂，别说是接上对打了，半年内你都别想再抡起来。黑老三忽然想起一句歌词：你哭着对我说，童话故事里都是骗人的。

他现在特别特别想秀丽，天下虽大，可女人的需要差不多，女人需要什么样的男人呢？答案很简单：靠得住！你混的不强，但你得斗志昂扬，告诉自己的女人你始终是那个潜力股，挺得住！所以说，他一直在奋斗！肖大亮不行，他真的不行，他只适合恋爱，不适合结婚，更不能给秀丽幸福。如果这次能活着出去，他一定不再放弃秀丽。

想着想着，肚子越来越疼，他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晚上七点了，手机只剩下一隔电了，显示电量不足了。

他的右腿肿的很厉害，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就这手机屏幕亮光四下看一眼，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

起身时，碰到了肖大亮，肖大亮惊醒。怎么了

没事，想方便一下。找个地方好埋，省得有味。

你等着，我拿安全帽给你，你拉那里，然后找东西盖上，就没味了。说完，拿出打火机，点亮，找到安全帽递给黑老三。

黑老三接过去，我要排泄了，抱歉了。

没事，没事，你能拉出来就挺好的，不像我一点拉屎意思都没有。

黑老三左胳膊和右腿上了不能动，但是自理能力还是有的，他接过安全帽思考片刻就开始展开行动。肖大亮设身处地考虑，黑老三应该采取的姿势只有一个，即把安全帽用石块固定在地上，坐在上面解决。

没想到，黑老三采取了更加新颖办法，即受伤的右腿他用手抬到一块木头上平放，左腿脱下裤子，衬裤以及裤衩，站地略屈膝，裸出三分之二的臀部在空中，然后用右手持着安全帽迎接，肖大亮看傻了，头一次看见难度系数这么高的动作。

肖大亮笑道：我真想拿你手机拍下来，等我便秘时候，欣赏一下。

你就会被拿我穷开心了，我没纸，你给我弄点东西擦屁股。

靠，肖大亮想了想，把烟盒里几颗烟拿出来，撕了烟盒递给黑老三。

处理完以后，黑老三和肖大亮一人又喝了一大口水。水瓶里也就剩那么一两口了，在瓶子里咣当了两下。

肖大亮忽然就有了尿意，还觉得来势凶猛。他摸着黑坐了起来，我想尿尿。

等一会儿，黑老三大声说道

黑老三滑亮手机屏幕，拿过水瓶，打开，递给肖大亮，尿这里。

啊！

让你尿你就尿，黑老三的手机彻底关机了，一切又进入黑暗时代。

肖大亮在黑暗中手里拿着水瓶，足足等了多半个小时，终于尿出了几滴，这几滴尿非但没能减压舒服，反倒如岩浆般灼痛着他的尿道。肖大亮几乎要疼哭了，他瞬间明白了一句话：人生下来就是来受苦的。

六

还是跟死神挨了边儿。最后的东西终于吃完了，饥饿还不足以致命。但是水太少了。即使参了他俩的尿，也就两大口。

最后一次，肖大亮恍惚听着黑老三晃动瓶子，他听出来了，

那点儿声响，还是引得肖大亮大亮舔了舔已经干裂出血的嘴唇。他太想喝了。

可是……黑老三的情况一点儿不比他好，嗓子都已经哑了说不出话。

肖大亮一清二楚，没准儿，那就是两口救命的水。

也许最后两个人一起死掉，也许喝下这两口水的人，能活到被救。

肖大亮在黑暗中朝黑老三扭过头去。那不只是黑老三的方向，还是水的方向，命的方向。活的方向。秀丽的方向。

甚至，他清楚听到黑老三把瓶子拧开了。

他要喝那两口水了，而那一刻，他连爬起来去抢夺的力气都没了。肖大亮心里顿时充满了绝望。这次真的要死了，他想。

可是突然间，肖大亮感觉有什么碰到了自己胳膊。

是装水的瓶子。黑老三，竟然把瓶子递了过来，然后用冒着烟的嗓子说了句话，咱俩要是只能活一个，还是你活着吧，你有秀丽，有日子，不像我，光棍一条，死就死了吧。你记住你说的话。

肖大亮在愣怔了足足两分钟后，都没能伸出手去接那个递到自己手边儿的瓶子。黑暗中他们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可是肖大亮还是感觉到有温热液体滴到了自己手背上。

那么干渴的身体，竟然能流出泪来。

那两口水，肖大亮也没喝。

那是他们被埋的第四天。

也就在那天早上，救援队找到他们，他们得救了。

听到秀丽的声音，肖大亮觉得自己还活着，蒙着眼睛被抬上救护车那一刻，肖大亮有一种预感，他以后再也见不到黑老三了，人与人，就那么点儿关系，用完了就完了，爱情也好，婚姻也罢都靠这点儿关系维持着，被说什么来生再聚，瞎闹，根本没有来生！

此刻，阳光正好，明亮耀眼，眼睛上蒙着黑布的肖大亮忽然泪流满面……